



大槐树丛书

刘国明 著

吉日



北京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在《吉日》成稿之初的一次研讨会上，有学者称其为解析中国当代县级政权的百科全书。小说全景式地展示了滨海富裕县内，以王大元为首的一批干部的追求、拼搏、倾轧，以及他们复杂的情感世界。作家以富含情感的笔，抒写了穷困的农民、潦倒的打工仔、打工妹们的挣扎、无奈与得失。一边是灯红酒绿、海味山珍、香车宝马、锦衣玉食；一边是生计无着，朝不保夕，冒险谋生，麻衣短褐。在此两种迥异的生存状态间的“第三种状态”，则是被称之为腐败的东西。可腐败者们却又大都或埋头苦干过，或卓有建树过，或至今仍未意识到他们的生活里，贡献和索取正日益比例失调。

这部虚拟的作品，以其独到的视角和探索，折射出中国近3000个县或虚或实的影子，令您掩卷难忘……

- 社长 总编辑：马森彪
- 责任编辑：郭天印
- 装帧设计：王春声
- 内文设计：遂彩华



刘国明，男，生于1954年11月，汉族，毕业于青岛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祖籍山东潍坊，现为青岛电视台专业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委员、中国人才研究会艺术家学部委员会委员、国家二级编剧。

1980年发表处女作。已出版过《浪迹京城》、《导演在摄像机前突围》等六部长篇。中篇《水底的村庄》、短篇《天伦之苦》等先后被《小说月报》选载。

迄今著有各类文学及影视作品、理论文章180种，约500万字，曾获华东区电视剧银燕奖一等奖等数十个奖项。人名列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文化名人辞典》、《中国当代实力作家档案》、《中国青年思想家辞典》、《山东作家名人辞典》等多部辞书。

《吉日》是他创作的第七部长篇小说。



县人民医院座落在县城的繁华地段。医院门外两侧的道路边，无论逢集不逢集，这时总是聚不少人。沿街摆开的饭摊儿、水果摊儿、烟摊儿之类，那生意从来就好得叫人眼热。

紧靠医院大门东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罗锅馄饨摊儿”。这摊儿看上去也有些名不符实：十来条一掌多宽，四尺来长，黑不溜秋的矮条橛，与之相应的小矮桌也一样简陋。两个落满积年黑灰的大铁桶火炉，旁边靠着医院院墙支着长长的面案……李罗锅这摊儿可是祖传。他爹病死在这医院墙里头之后，他掌起摊儿也十好几年了，他

和他的摊为什么在这县里有那么大名气呢？有时候看上去老相，实则仅五十出头的李罗锅儿也想这码事，可总想不出头绪来。

这是一个绝对平平常常的清晨，吃客也似平日一样的多。李罗锅在给一位穿西装，皮鞋锃亮的老主顾递过一碗热馄饨的时候，小声问了句：

“听说了吧，你肯定听说了……是不是？”

“啥……听什么说了？昨晚我醉过去了，听不进去的进不去，进去的又从另只耳朵出去啦……啥呀——”

“真没听说……这可就……告诉你吧，王老板住院里来了，昨晚不到十点进去的，还是后花园老地方……”

“什么什么什么？你看见的还是听见的？”

“千真万确，也看见，也听见——”

“你呀李罗锅儿，真比县广播电视局那帮子还灵快，给，别找零儿啦。”

“那不行。李家罗锅的规矩，只准客家欠零，不准店家欠客家一分一毫！给——”

“还有谁送王老板住院的？他那身子骨的硬朗劲儿，前些日子陪副省长去团山水库，百十米的大坝他一口气上到顶，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怎么说住院就……你没听说这里头有什么真情况？”

“来的时候就两辆车，王老板的公爵王在前，后头跟一辆奥迪，也是黑的。至于啥真情况假情况，俺一个给人弄饭的主儿，知道个啥？”

“你呀，怪不得都说你长俩脑袋，一个在肩上，一个背在后脊梁，俺娘咋不也把俺生成罗锅哟！”

“去你的，饱了不？不饱再添呀——饱了，饱了走你的！这事……别走出去乱传。你想，你一个当局长的，一说呀，五也成了十啦——”

很少有人记得起县医院什么时候在医院前头加上了“人民”这两个既易写又易认的字。过去许多年里它就叫县医院，现在也还有许多人这样叫着，“人民”二字被许多人省略或忽略不计了。但这事王老板却记得很清楚。他无论开大会，开小会，对本县人还是外县人，从县医院被加上了“人民”二字之后，他就称其为县人民医院了，而且从来没把新加上的那两个笔划极少的字漏掉过。

微风轻轻地摇曳着桃树挂着花朵的疏枝，尽管摇得不乏轻柔，可还是有花瓣被零零落落地摇下来，无声地躺倒在花园的卵石小径。花园的南墙下不远处，那株古槐却

在微风中一丝不动，黑压压地展现出凌乱的枝条，透出一股隐隐可感的不凡又平凡的气质。

这是槐树挂花的季节，怎么闻不到槐花的清香呢？王老板好生纳闷。他撂下陪他来医院的那几个人，还有从晚饭后就等在这里的该院书记、院长、医务科科长、内科主任、住院部主任们，独自迈步出屋，朝那株古槐的方向走了几步，深深地嗅着这夜晚清凉的空气。他突然很想闻到槐树花他那熟悉的香气。每一次闻到这种香气，他的概念里就又有——一年开始了——一年之计在于春嘛！

可他没有闻到他希望闻到的。他就又朝前走，可还是没有闻到，紧跟上来的书记、院长们小心地回他的问话时，告诉他在夜幕里看不高，明天白天您就会看到，今年古槐上挂的花特别多，一串串一枝枝，远远看上去像是落上了雪，很喜人的。

可他觉得不对。

此时的风很小，月亮刚刚升起，正该是像画上题的那样子“暗香浮动月黄昏”。他家里的客厅壁上有这么一幅四尺生宣整张的水墨画，出自一位丹青名家之手。十年前那大画家曾应王老板之邀来县里小住消暑，就住在这个小园里，临行时就画了这么一张画留给全县人民：古槐、疏篱、白花、冷月，装裱了挂在家里，竟引来了好几批字画商人……

可他闻不到槐树花的一点点香味。

他已经走到树下了，仰起脸，就着月光他似乎看到了枝条间挂着的数不清的白花。一朵朵的怕有八十万朵！极小的花朵，花期也短，而且绝不鲜艳明丽，注定要悄悄地开，悄悄地落，无声无息，零落成泥碾过尘……咳，为什么要往八十万这个数上估计呢？这可是个他日日夜夜装在心里的数字，因为该县的人口数字正好是八十万。

他在心里无声地笑了，只为这花和人是不会有一点点关系的，一点点都不会有，这是“绝绝对对的”——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绝绝对对的”，没有一丝槐树花的香味儿。

这就有点怪了。槐树开花，尤其这是他十分熟悉的古槐树开的花，在过去是香味很浓很浓的，根本用不着特意去闻，离这高干病房——人称“后花园”，百十米就能闻到这树上的花香，怎么这次却没味儿了呢？难道自己真的老了，嗅觉器官功能衰退了？

他轻轻抚摸着古槐粗糙的树皮，好像在同一位老友长久地握着手。然后他又慢慢地垂下头来，就在他垂下头来的时候，他突然闻到一股以前没闻到过的气味儿。有点儿类似苦杏仁儿的味儿，并夹杂着少许甜丝丝、粘乎乎的感觉……他沉思有顷，就将这味定义作“古槐树味儿”了。

身后的人们也都闻到了这股怪味儿，没人不称奇。本该花香袭人的树下，因何出了这种怪味儿，而花香气却没有了呢？

不远处的院外大街上，李罗锅正和儿子、儿媳收拾起他的馄饨摊儿，准备回家睡觉了。他对儿子说道：

“早点歇着吧。明天早上集上多要十斤肉，生意肯定要好起来了。”

“那当然，王老板住院，入了后花园嘛，财神爷肯定也是个想进步的，会跟到这里来的……”

“你小子别瞎说，闭上个咧咧嘴。明天我会找个主儿替咱爷们儿广播的，走——”李罗锅拉开细腿走在前，儿子推车，媳妇帮着拉着。儿子长得高高大大，颈正背直，身上没李罗锅一点影子。可县城里人都说李罗锅儿出名就是因为他的罗锅儿腰——背上又长了一个脑袋，而且特别好使唤……李罗锅听了就笑，然后笑着喝上几盅老黄酒，再哼上他总也唱不全五音的花腔：马大宝、喝醉了酒，忙

县农业局原定今后上午九点要开一个挺重要的会。其实虽然会址在农业局，这个会却是县农委组织的。只因为农业局局长黄金水还兼着县政府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当然这是“上兼”喽！他分管面很广，农业之外还包括了水利、水产之类。

他开这类会都得上午九点开始，有时候还会拖后，这主要是因为县水利局副局长兼团山水库管理局局长高日升。高的家住在水库，离县城四十多公里，路又不是太通畅，遇上公路堵车，九点开会十点到，十点半开始听报告，中午不到肚子叫……

今天的会很重要，上级要他们下力气抓“高效农业”和“创汇农业”，要各部门一个月之内拿出方案，然后再开一个有上级领导参加的会，落实方案，制订计划。

黄金水离开李罗锅馄饨摊儿，八点钟就进了办公室，然后吩咐办公室主任小江，今天上午的会取消，什么时候开，另行通知。小江打了一圈电话就解决了主要问题，可远在团山的高日升局长早晨七点半就动身了，已经没办法通知他会议取消的事。

“那好，高局长来了你请他到会客室休息，好好招待，再给他那些文件看。告诉他，我有急事外出，中午一定赶回来陪他吃饭。”

黄金水有辆专车，北京产的切诺基越野吉普车，这种车档次不低，又适合下乡跑土路，差路。司机也姓黄，是他的亲侄子。

“嘎子，快走，别叫找我的人堵在局里，从后门出去吧。”黄金水破例坐在车后排座上，一般情况下他喜欢坐在前排。

车子灵活地划了一个弧线，从局大院后门驶出，来到一条僻静的街上，平稳地行驶着，挺慢。

“叔，上哪？”

“回家——”

“唔。”车子就向西拐过去了。

黄金水这人近几年官场挺得意的——许多人这样人前背后地说他，可他本人却不完全这样想。他是个有时候自信，有时候又特别不自信的人。这一点他老早就发现了。所以，他在屁股离开李罗锅那一掌宽的矮条凳的时刻，就基本上做出了取消会议并马上回家的决定。他暗自庆幸今早到那摊儿上吃早点的举措，功夫不负有心人。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黄金水在李罗锅摊儿上得到有价值的消息，继而从中得益，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他以前在县里头当了多年的秘书，跟过王老板好几年。那些年他常常在馄饨摊儿上获益，直到今天的加官晋爵，消息灵通的李罗锅功不可没，坚持多年如一日的黄金水的毅力更加功不可没！

他要回家，把自己单独关在屋子里，好好想一想，再打电话四处探听、布置一番，他知道王老板住进“后花园”这往往意味着：一定有“事儿”。

“叔，今上午你还用车不？”

“你自己兜去吧，十一点半来接我回局，中午我和水利局高局长吃饭。”

“那你不给海崖镇宋大肚子打个电话，梅梅他爹最爱吃新鲜琵琶虾了，我这就开车弄点去，叫他给船上说声，给留点儿鲜货。”

“行——”

“说多少给他点钱。宋大肚子心眼可细了……”

“用不着，你等等……喂，海崖镇政府，我找你们宋镇长……我哪里……县政府……海涛吗，我是黄金水，怎么想起你这鱼贩子

啦？这是给你透个信儿呐！告诉你，王老板住院，昨晚十点进了后花园啦……唔，唔，你没听到什么动静？不能吧，谁不知道你宋大肚子，守着东大门，管着全县的海味……”

“那也不一定，还有守着西大门，管着全县山珍的高日升哩！你不再问问他？我的大局长……嘿嘿——”宋大肚子的笑声在电话里都震人耳鼓子生疼。黄金水把听筒拿开了些说：

“你呀，肚子大，心眼小，人家高日升从来不在背后说你什么，也真是，都在一个县呆着，和和气气地大家把劲往一堆使多好……这样吧，嘎子一会儿过去，你给他弄点琵琶虾，今晚上你五点半到我办公室，晚上咱好好喝一场，再摸摸王老板的脉。”

“行——嘿嘿。”又是震得耳鼓子生疼。嘎子闻听高兴地蹦出门去。车声很快就去远了，这小子，就知道孝敬丈母娘，还不知道和梅梅的事成不成嘿！黄金水脱下西装，又把皮鞋蹬下来，往沙发上一躺，点上一支万宝路，深深地吸了一口。突然，他又一骨碌爬了起来，把才吸了几口的香烟狠狠地摞碎在烟灰缸里，又拿起了电话听筒。

在这胶东县，说起高日升，绝大多数人都称他是个人材。岁数还不满四十，却少年老成。个子很高，细细地瘦，就是精神头儿十足，什么时候都见他乐呵呵的，没个愁样子、没个疲累时候。

这些年海边打鱼虾的富了。县里有点儿能耐的只要在本县内六大班子和那有数的几个有权有势有钱的局弄不着一官半职的，就都争着去县上的沿海六乡镇。他的天敌，死对手宋大肚子宋海涛就是走的这条道。几年过去了，宋海涛在全县最富的海崖镇当上了镇长，眼见的一日比一日牛气哄哄起来，那肚子像吹气似地说圆就圆了。

可他高日升不这么想，他有他自己的一副算盘。

胶东县不到三十处乡镇，按自然条件大致分为三类：东部靠海的六乡镇，人多地少，盐碱地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大。东半县的人脑子比较精灵，别看这几年他们仗着海产品价格扶摇直上、吃喝风长盛不衰迅速地暴发起来，可富的基本上是个人，也就是那些点子多，胆子大，路子野，敢包船，包滩的人，镇上虽然也不差，可和私人比起来就显得头重脚轻根底浅。再加上那差事个个看中，人人眼红，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不想从你身上揩油的，因为人人都认为你是大富户……他高日升才不干这差呢。

再一类是本县中部的十个乡镇。这是在地理上处于东部海滩和西部丘陵的过渡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利条件也得了西部上游流域的益，基本上旱涝保收，稳产高产，是本县的“粮仓”。这一区域因为紧靠县城，交通比较方便，人口是三类地区中最多的。可高日升也不看好这一地区：这里好在粮仓，坏在粮仓，几十年下来了，人们种粮种成了满脑袋高粱花子，思想中程式化的东西太多太多，粮田的增产潜力已基本挖尽，乡镇村办企业的兴起又在大占良田，在这里当头儿，绝对是越干越不好干，弄不好显得今不如昔，败坏了本县的金饭碗，出成绩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出乖露丑的可能倒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越来越大了。再说，本县几大班子里，一届届的领导出自这几处乡镇的特别多——以粮为纲的时候这里英雄辈出，在这些地方当领导那活脱脱是活在全县基层干部的眼皮子底下，干好了应该，出一点点错就会被传遍四方，众矢之的呀。所以，他高日升在离开县委那个极有权力的部门时，就主动要求去比较艰苦，同时又是一张白纸，可供他日后尽情涂抹，画一笔就有一笔彩的西半县。

于是，他被一下子从一个副科长任命为县水利局副局长兼团

山水库管理局局长，据说下一步还要兼团山镇党委书记呢。高某人有魄力、有文化、年纪轻、门路广，下去这些年很干出了些成绩，这在胶东县里明摆着的。

今天一早，他就喊上司机小何向县城进发了。按计划一小时到，有半个小时的机动时间，他打算顺便到县委招待所去看望一位省电视台的记者。

“高局长，请您过来接个电话。”

“江主任，谁呀，电话追这么紧。看水库的人，最怕突然被叫去接电话，多年的习惯，都快得病啦——”

“高局长，您放心，是黄局长打来的，不是你们水库告诉你接到防汛紧急通知。”

“哟，金水主任的电话，走，走……”

高日升被小江带到了黄金水的单间办公室，是小江用钥匙开的门，这叫他感到这电话可能有内容。

“高局长，刚才黄局长说让你坐他这里，他马上打过来，有要事要和你单独讲，我们局办那边是乱了点，您就等着吧，打完了电话再回会客室。”

“好，好，谢谢你，江主任。”

小江笑笑走出门去，又仔细地把门关好，这时，电话铃就响了起来，高日升一把抓起听筒。

“日升吗？我是金水呀——”

“唔，金水主任，我是日升，你这是去哪里啦……”

“对不起，对不起，你大老远赶来了，会又改期了，中午咱俩好好唠唠，我让小江都安排好了，吃涮羊肉。”

“看你，还客气什么，中午到县委招待所吧，我请你，正好那儿还有省电视台一位记者。你在哪儿呢？”

“日升，不行，绝对不行！中午我和你有要事单独商量，吃饭的时候你我的司机都安排工作餐。你先歇会儿，或者去找你那个记者，要请你今天晚上单独请他，我没走多远，正在想招儿呢，中午你一定赶回我这儿，啊——”

“好，好，高某服从命令听指挥，对领导的指示坚决照办不走样！”

“中午见——”

高日升放下电话，眯着他那双细长的眼睛心里头七上八下地琢磨着：是不是老黄从组织部门那里了解到我兼团山镇委书记的事儿有进展或是有变化……不太像，这事很可能和他突然取消今天上午的会有关，我的人事安排总不致影响到全县农业口儿的会吧……要不就是他的事儿了，本县要抽两名正科局级干部到鲁西南贫困县挂职，一过去就是副县长，两年回来就算平调回来，就是堂堂正正的县级……他有门儿、要听听我的意见……不过也不太像……管他呢，先上招待所和记者聊一通，晚上再请人家吧。想到这里，高日升心事忡忡地站了起来……

一会儿的功夫，黄金水局长已经连续打了不下十个电话，当然都是他的铁关系，内容无非有二：一种是向对方通报王老板昨晚住进后花园，而且是晚十点，一共两辆车，陪同的是一辆黑色奥迪；另一种是打听王老板为什么住院，这事内里有什么“真情况”。

打完一圈电话，顿感口焦舌燥，顺手打开豪华的琴岛海尔电冰箱，抓出一罐青岛啤酒，拉开来连连喝了几口，就又点燃一支万宝路，躺下苦苦地开动起脑筋来。

要说黄金水这几年的官场得意，这里边绝对离不开王老板的悉心栽培。黄金水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时时不忘王老板的好处，也对自己的运气很“钦佩”。那一年夏天，差几天就要放暑假了，不

知怎么的突然就下了一场多年罕见的暴雨，山洪滚滚而泻，叫人根本来不及预防防范。一所建在山沟沟里的小学——朱陈沟中心小学被洪水包围了！黄金水是那所小学的副校长。出事儿的那天，老校长因犯了气喘病去城里就医了，整一座学校里黄金水就是最大的官儿。经过一天一夜的殊死搏斗，三百八十多个孩子没有一个被水冲走……王老板在亲自指挥抢险救人中发现了黄金水这个人材。几个月之后，黄副校长，一位从部队以副连职转业工程兵干部，就成了胶东县教育局副局长兼县师范学校校长。再过了不到二年，王老板说要委屈委屈黄金水，而黄金水也明白这是对他的又一次提拔，而且是大幅度真正地提拔——黄金水成了王老板的秘书，级别待遇是副科局，其他没任何附加。在这个重要岗位上，他黄金水没日没夜，费心劳神地干了3年半，头顶都秃了茶杯底那么大一块，腰围同时也增加了近一尺……然后他就成了黄局长兼金水副主任。

他仰面朝天地躺着，双目呆呆地盯着天花板，每当他为自己论证并谋划下一个目标，将一切工作围绕这个中心旋转的时候，他就会不惜一切地为之奋斗，有时他会很少想这个目标之外的什么，并想方设法排除一切阻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他自认为，在胶东县，他属于最最了解王老板的人物之一。从全县八十多万人之中精选，他绝对会在前十名之内的。这些年来，哪一次王老板面临大事、要事、疑难事，都是住进后花园，在那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这一次也不会是例外，一定又“有事儿”了……

王老板醒得很早。昨天晚上他很晚才躺下，送他来医院的人和医院的头头们走后，王老板又和他的专职护理护士晓芹聊了好长

一会儿。按老规矩，只要王老板一住进后花园，晓芹同时也必须住进被称为高干病房的特别护理值班室，24小时值班，绝不离开这小园一分一秒。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晓芹从一个护士学校毕业的年轻姑娘，变成了一个女儿都快及学龄的秀美少妇，可其他的却一点都没变。

不容易啊——王老板在心里想。

以前，他习惯了只要醒了觉，立刻就起床，穿衣蹬裤，利利索索，一切都是快节奏……这习惯很难确切记清自哪年哪月开始悄悄地改变了。近年来，他几乎每天睡醒后，都要大睁着眼再躺一会儿，静静地想想那些该想和不该想的事儿。有时候就想想如何到省上或更远也更堂皇的地方去，又应该去好好拜望某某领导了……有时候想想本县的大事，抑或是家里的事以致当天起床后需要干哪些事……还有的时候这脑子就管不住，前三百年后五百载天上地下人世阴间喜怒哀乐婚丧嫁娶……弄得还没起床，任啥没干，这头就先痛起来，好像已然开了一上午会，还作了长篇讲话。

他依然静静地躺着，他分明听见晓芹那放轻了的，白色高跟鞋磕响屋外卵石小径的声音，这声音几次到了门前，又几次缩了回去。他知道晓芹护士有多么勤勉和尽心尽责。他也知道他此刻所想所思晓芹一定无法理解。

昨天晚上，大流的人们走后，他就问过晓芹：为什么闻不到园内古槐的花香了，晓芹就笑，笑声依然如同她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笑得那般颤若悦耳铃铛。晓芹就告诉他，今年古槐桂花特多，花香也格外浓郁……她说连她的白色大褂也被这里的花香浸透了的。接到王老板要来后花园住一段时间的消息是在三天前，从那时候这园门才又开了，晓芹就领了人来打扫，洗消，整理，铺排，已经享受了这花香整整三天了。在此这前，这里便“应怜屐齿印苍苔”，园门